

杜明燕

古风悠悠岁月长,千载文明耀四方。这便是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古称“五溪”,素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的怀化。说起怀化,稻花的清香便扑面而来。上下7000年,古今两神农。五溪大地先后出了两个神农,一个是古代神农炎帝,一个是当代神农袁隆平。7000多年前,炎帝创造了五溪地区初期的农耕文化。在位于怀化市安江镇的高庙遗址博物馆,展柜里那粒7400年前的碳化稻谷粒,将中华文明史上溯到7000多年前。而当代神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怀化安江农校坚守37年,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故事从这里传遍世界。

袁隆平初到安江农校当教员时23岁。有一次,他带着学生到生产大队参加劳动,住在生产队一位干部家。当时正是刚打过谷子的季节,但因口粮不够,这家人只能天天喝稀饭。这位队干部满怀憧憬地感叹:“现在最高产的稻谷亩产五六百斤,如果能产千把斤,该有多好啊,人们就能敞开肚皮吃了!”这句话如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袁隆平心上,为他埋下了“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的理想种子,这一年是1953年。

转眼到了1961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在农校试验田里发现一棵“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子大,粒籽饱满,10多个约8寸长的稻穗沉甸甸的像瀑布一样垂着。他挑了一穗,仔细一数,竟然有230颗稻粒。袁隆平大胆推算,如果用这样的稻粒作种子,水稻的亩产量不就能上千斤了吗?他将这棵稻株上的谷粒全部当做试验种子,一番辛苦下来,失败了。

袁隆平不甘心,继续研究分析,确定“鹤立鸡群”的稻株是棵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自然界能长出天然杂交水稻,那么人工也可以培育出杂交水稻。随后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从几十万株稻穗中找到6株雄性不育株,这是杂交水稻的母本。他与2个学生成立了“三人科研小组”,踏上研究杂交水稻的漫漫征程。

他们像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最惊险的是1968年5月,他们用4年心血培育出来的秧苗险些被斩草除根。那天清晨,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到试验田里查看秧苗,可眼前的情景却让他目瞪口呆:试验田里,历尽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700多株秧苗被人为损毁殆尽。他疯了般焦急地四处搜寻,希望能“捡漏”,直到第四天,终于在一口井里发现了5棵劫后余生的秧苗。

两年后,试验田里培育的不育系种子终于成熟了。袁隆平和助手们把这些种子带回湖南,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试验,均以失败告终。袁隆平没有气馁,继续查资料,找突破口。他发现杂交高粱的培育试验中,用的是南非和北非两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品种,豁然开朗。他大胆地把目光投向海南岛的野生稻。助手在海南一处沼泽地里发现了后来被称为“野败”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袁隆平以它为母本,培育出200多粒“野败”的第二代不育株稻种。从第一株“鹤立鸡群”天然杂交稻到海南沼泽地里的“野败”,经历了近10年时间,杂交水稻研究终于有了突破关口。

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达到208万亩,增产全部在20%以上。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目标实现;2004年,亩产800公斤目标实现;2005年,超级稻第三期小片试验田亩产达到900公斤。同年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多的人口,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不完全统计,杂交水稻已在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大面积种植,年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

中国稻种泽五洲。内嵌“中国芯”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地球上数十亿人口的饭碗问题,堪称是人类农业科技史、和平发展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

福地怀化稻香浓,这里是世界人民的福地。

中国稻种泽五洲

高莉



读懂额尔古纳

我心中的额尔古纳,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当晨雾漫过额尔古纳河的水面,我总爱蹲在岸边看阳光碎成金箔,随水流淌进掌心——这捧带着“奉献”之意的河水,分明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脐带,滋养着森林与草原的每一道褶皱。记得第一次在山冈上眺望那郁郁葱葱的木本湿地,巨大的“马蹄坑”仿佛是镶嵌在大地上的印记;在湿地栈道行走时,脚下的泥炭层发出湿润的声响,像极了心跳声,而远处驯鹿颈间的铜铃叮咚,与鸿雁的长鸣交织成歌,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额尔古纳从来不是地理课本上的符号,而是立体的史诗。

—

当我读到翦伯赞先生所说的“比草原文明更古老的必然是森林文明”时,指尖划过《唐书》中“室韦”二字,墨痕仿佛洇开的千年前的炊烟;顺着《蒙古秘史》中的记载,寻找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地方。去年在黑山头古城遗址,我蹲下身拾起一块带釉的陶片,想象着赤色·哈萨尔的营地曾如何火光通明;界河游船驶过“黄金镶边”的支流时,导游指着河湾说:“这是著名的黄金沟,当年淘金工就在这里用桦树皮筛沙淘金。”风吹过岸柳,仿佛在诉说历史故事,拓跋卑南迁时的猎猎风尘,鄂温克族猎人背着鹿茸走过木桥,生产建设兵团的马车碾过冻土,俄罗斯族的手风琴在木刻楞里响起……这些褶皱里的故事,比任何史书都更鲜活。

二

读《敖拉·昌兴巡边记》时,我总在深夜合上书页,走到阳台眺望——想象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那支96人的队伍,如何在陡峭如墙的岩壁间跋涉102天,完成了对额尔古纳河、格尔必奇河、黑龙江沿岸、兴安岭、乌苏里江河源等的巡查任务。直到听到一位达斡尔族老人演唱那部史诗,“顺额尔古纳河漂流,遇到的事情多,挑选一两件,讲给诸位听听吧。两岸的岩石哟,像墙壁一样陡峭;两侧的树木哟,像哈

迪(柳条鱼网)一样茂密;叫蟒蛇精的峭壁哟,下面有非常可怕的水洞;叫玛琳的石峰哟,是非常高耸的山峰……”他布满皱纹的手抚过琴弦,唱到“立界碑处青草年年绿”时,我突然感同身受额尔古纳河的险峻与美丽,更读懂了额尔古纳河的庄严。

“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哟,你悄悄地说些什么……”当歌曲《额尔古纳河》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我仿佛听到了额尔古纳河在诉说着过去。它流过辽阔的草原,听过蒙古族牧民迁徙的长调;流过郁郁葱葱的森林,见过鄂温克族猎人艰难的跋涉。此时,我总会想起在使鹿部落的鄂温克姑娘,她牵着驯鹿走过松林,手上的红色“考考乐”(手套)在阳光下跳跃,就像歌里唱的“传情的秋波”。而“奔腾不息的额尔古纳

河哟,你轻轻地说些什么,谁的今天,谁的欢乐”,又让我感受到了它如今的喜悦。一位老人说,额尔古纳河水依然记得每个迁徙的脚印。

三

我特意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精装版,并找到迟子建老师签名,翻开书页仿佛能闻到松脂、驯鹿的气息。记得读到“乌力楞”在河畔迁徙时,我正站在敖鲁古雅的驯鹿部落,看一位非遗传承人用桦树皮制作工艺品,他说:“我们的祖先从贝加尔湖来到这里,是额尔古纳河教会我们与大自然共处。”就像迟子建老师笔下写的那样,“河流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去年秋天,我在界河游船拍下一张照片,河心滩的白桦林被秋霜染成金黄,左岸俄罗斯的村落升起炊烟,右岸中国的马群踏碎夕阳。那一刻忽然明白,额尔古纳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景——它是母亲河,是界碑,是文化基因的密码,更是每个读懂它的人心中,那片永不褪色的精神原乡。

当暮色漫过河岸,我听见河水在低语,所谓“读懂”,从来不是揭开谜底,而是在浪花与星辰的对话中,看见自己血脉里流淌的永恒。每当我想起它,心中就充满了敬畏与感动,它就像一条流动的生命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风北韵疆

蓝缎子蒙古袍

□纳·赛音朝克图 著
包文学 译

在青青的草坡上
坐落着崭新的蒙古包
怎能猜透蒙古包里
聪慧善良姑娘的心思呢?

蓝缎子蒙古袍
缝制得结实又漂亮
美丽大方的姑娘哟
不知为谁而缝忙。

红朴朴的脸蛋
柳叶弯眉大眼睛
活泼可爱的姑娘哟
心灵手巧没得挑。

这可不是一般的缎子
色泽鲜亮质地好
眉清目秀的姑娘
精挑细选得它。

灵巧的小手儿
飞针走线缝得快!
红黄的镶边
嵌绣得细致又精美!

缝得虽快
针脚却一丝不苟
是为谁而缝制
真想探个明白。

“好漂亮的蒙古袍
是为自己而缝制的吗?”
我带着猜测问向
娇柔美丽的姑娘。

“不是,这不是我的
若是我要自己穿
会选绿色的缎子
镶红边的蒙古袍。”

“那莫不是为你的心上人
细针密缕绣制它喽?”
再往深处细打听

聪明伶俐的姑娘。

“我年方十八
如今还未出嫁”
姑娘平静作了答
闪动着眼眸在微笑。

“哦,那你这是
在缝给你的哥哥喽?”
我接着又发问
性情腼腆的姑娘家。

“父母生养
我们姐弟俩
乖巧可爱的弟弟他
如今正在上学堂。”

“那这是为谁而缝制呢?”
姑娘未做明确答
羞赧地低头
绯红了脸。

妙龄少女
我并不认识她
问了诸多不相干的话
直觉内心好尴尬。

煮着热腾腾奶茶
看此情景的老阿妈
觉出有点不对劲
急寻话茬儿转话题。

“如今时代的孩子们
自由自在让人羡
随心所欲
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那黑暗的旧社会
吃尽苦头的老两口
看着孩子们快长大
从不干预他们的事儿。

姑娘可是幸运儿
心灵手巧样样通
艾里老少齐夸她
精明能干又乖巧。”

蔚蓝的头巾
肩上搭
姑娘红润的脸蛋

露出嫣然的微笑。

“暂且放下手里的活儿
趁热把茶喝了吧”
疼爱姑娘的额吉
温馨提示着快喝茶。

“趁着盟里的那达慕前
快把袍子缝出来呀,额吉!”
不经意间说出了心里话
姑娘略显不自然。

俊俏美丽的姑娘
辫子又黑又长
额吉深情地抚摸着
姑娘的辫发如是说:

“乌尼尔的儿子吉日嘎拉赛罕
忠厚老实又可爱
当选了劳模可不一般
人人喜爱夸赞他。”

幸福时代的孩子们
若有那份好姻缘
相互了解那性情
那就随他们而去吧。”

“净说些胡话呀
额吉乱点鸳鸯谱
人家的儿子如何好
与我又有何相干。”

收下手中的针线活儿
姑娘佯做生了气
其实想说“呜呼,真如此”
绯红的脸颊透着惬意。

在青青的草坡上
坐落着崭新的蒙古包
怎能猜透蒙古包里
聪慧善良姑娘的心思呢?

蓝缎子蒙古袍
缝制得结实又漂亮
美丽大方的姑娘哟
不知为谁而缝忙。

蔚蓝的头巾
肩上搭
姑娘红润的脸蛋

花海之约

□刘海豹

大黑河有开放之心
每一滴水,都能海纳百川它用一夏天的时间准备了
一片花海只为一个约定,等我们秋天来
用紫色的爱,将我们淹没它把草原所有的马鞭草都
种在岸边
用大黑河的水,滋养绝世
容颜

秋风吹来,紫色浪漫,铺开
人间宋词

打开紫色花瓣,一点浅粉
一点深红,从蕊中流出
这世上独有的胭脂,被大
黑河眷顾
被一座城垂怜

马鞭草风情万种,却
不攀附高枝,把细碎紫花
贴近大地
给一座城涂抹紫色口红

在秋天。我们以文字为拜帖
去大黑河郊野,赴一场花
海盛宴

这些花仙子们,都是爱情
的迷魂草
有草木的慈悲,可解相思之毒

一朵紫色花瓣,足够解救
一群内心荒芜的人

赴过花海之约,都会爱上
这人间宋词。它们从大黑河
取一瓢清水,淋湿所有词根

文字中乡愁成疾,填进八
百里词牌

一朵婉约,一朵奔放,都是
最深情的恋人,适合十八
里相送

越过花海之约,如同饱读
大地美学。一朵紫花,一个
文字
把人间的美,写到极致

越过花海之约的人,最懂
爱之珍重。他们会像马鞭
草一样

爱上吹过阴山的秋风
爱上敦勒川的苍茫和
辽阔

爱上长调般的大黑河。
在阴山下
骑马牧羊

情在漠上

□张国良

天上的风 地上的雨
在那云雾迷漫的西海
叙说着大漠阳关情怀
神奇的居延海

你是天上的瑶池 白雾蒙蒙
一眼望不到边
神女露出了微笑
看那青牛飘然出关

回望瀚海
看那神箭送来祥云
神奇居延海塞秋雁
把吉祥留给草原

天上的云 地上的海
在那苍茫无边的沙漠
镶嵌着一颗碧绿珍珠
神奇的居延海

你是地上弱水河 黑水潺潺
满眼金色胡杨
遥望远去的云朵
看那天鹅飘然归来

长河落日
寄托草原富裕安详
神奇居延海塞秋雁
把吉祥留给草原

如今“闪电”显得有些疲惫,阿爸拍拍“闪电”的头说:“你是好样的,我去拌点饲料奖励你。”“闪电”似乎听懂了主人说的话,用“咴咴”的鼻音回应着。

那天晚上,我又嗅到了额吉蒙古袍的味道……

从那以后,每次我放学回来晚时,阿爸都会在途中接我。

初中时我开始住校,每周只能回家一次。额吉总会准备我最爱吃的奶豆腐、手把肉等。而阿爸则会检查我的骑术有没有退步。

如今我已经是个地道的草原牧民了。每当我骑着马在草原上奔驰时,总会想起额吉说的话:“草原上的石头,经过风吹雨打才会变得更坚硬。”

我知道,是额吉和阿爸的怀抱,让我这块来自远方的石头,在草原上安了家,扎下了根。

额吉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我永远忘不了额吉那温暖的蒙古袍……

1976年,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达到208万亩,增产全部在20%以上。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目标实现;2004年,亩产800公斤目标实现;2005年,超级稻第三期小片试验田亩产达到900公斤。同年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多的人口,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不完全统计,杂交水稻已在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美国、巴西、马达加斯加等国家大面积种植,年种植面积达800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比当地优良品种高出2吨左右。

中国稻种泽五洲。内嵌“中国芯”的杂交水稻,解决了地球上数十亿人口的饭碗问题,堪称是人类农业科技史、和平发展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

福地怀化稻香浓,这里是世界人民的福地。

风且吟听